

往事并不如烟

母亲的粮食情结

□ 旬阳 黄振琼

我竟然两次遇到母亲捡剩饭！第一次是一个月前，菜市场。那天，远远看见母亲比划着走过几个摊位，最后把袋子交给一位老大爷。我近前一看，才知道她是在送一包捡来的米饭。见此，我气咻咻地扭头就走，母亲追来，神色讨好地说：好大一包饭，丢在路边怪可惜的！咋，又嫌我丢人了？好，好，我以后不捡了！

“现在遇上这好时代，多亏党的好政策，吃穿不愁，衣食无忧，有些没饿过肚子的人，就把钱不当钱，把粮食不当粮食了！就算国家再富裕，你兜里的钱再多，粮食是不能浪费的！浪费啥都是造孽，老天爷要惩罚的！”母亲越说越气，俨然变成训斥的口气了：把你们这些不器器的东西，都愤成啥了！

母亲参加工作，每月有了19元的工资，日子的工作好像比她要高，父亲才渐渐好过。后来，尽管父亲当上了一所中学的校长，我们全家的早饭，天天都有一碗玉米糊糊。离校不远，就是公社的副食厂，母亲在那里遇到过一位老人，挎着竹篮，远远地看着肉摊，当她得知这个孤寡老人常年不知肉味时，就给她买了斤，惊得那个老人扑通一声跪在她面前。

1961年，母亲在县师范上学，每顿补助半斤粮票，而她每天只吃一顿饭，省下一顿，把粮票换成粮食，周末带回家，补贴家里。母亲参加工作，每月有了19元的工资，日子的工作好像比她要高，父亲才渐渐好过。后来，尽管父亲当上了一所中学的校长，我们全家的早饭，天天都有一碗玉米糊糊。离校不远，就是公社的副食厂，母亲在那里遇到过一位老人，挎着竹篮，远远地看着肉摊，当她得知这个孤寡老人常年不知肉味时，就给她买了斤，惊得那个老人扑通一声跪在她面前。

现在一联想，那绝对也是一个包捡来的剩饭！真不知道，她这举动有多长时间了？妈，你是不是太热心了？我就是个热心的人，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她借我的话，来堵我的嘴。

有一回暑假，母亲回到老家，想孝敬住在邻村的外婆，就从粮柜里舀了一升麦（五斤），挑水的时候放在水桶里，让我二娘给外婆送去。就这件事情，后来被她无数次提起：我现在咋都想不通，给我妈一点儿粮，为啥就不敢大大方方地给拿去呢，还要让别人悄悄地给捎？为啥只拿一升呢？我挣的钱，为啥就不敢大大方方地给我妈用呢？

母亲的脑海里，有太多关于饿肚子的印记。她说，生于民国几年的外爷，因为打牌赌博，年轻时就把祖上的家业输得所剩无几，分家时好好地好房都没有他的份儿，加上天灾人祸，日子越过越艰难。

有一回暑假，母亲回到老家，想孝敬住在邻村的外婆，就从粮柜里舀了一升麦（五斤），挑水的时候放在水桶里，让我二娘给外婆送去。就这件事情，后来被她无数次提起：我现在咋都想不通，给我妈一点儿粮，为啥就不敢大大方方地给拿去呢，还要让别人悄悄地给捎？为啥只拿一升呢？我挣的钱，为啥就不敢大大方方地给我妈用呢？

我站在旁边，不动声色地看着，心里的那个火，呼啦啦上蹿！你说她，都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究竟是一种什么心理导致要做这样的事情呢？捞这饭渣干什么呢？你究竟在干啥？我怒气冲冲！

有一回暑假，母亲回到老家，想孝敬住在邻村的外婆，就从粮柜里舀了一升麦（五斤），挑水的时候放在水桶里，让我二娘给外婆送去。就这件事情，后来被她无数次提起：我现在咋都想不通，给我妈一点儿粮，为啥就不敢大大方方地给拿去呢，还要让别人悄悄地给捎？为啥只拿一升呢？我挣的钱，为啥就不敢大大方方地给我妈用呢？

母亲回头，看是我，陡然收手，有些尴尬，但很快就恢复了心安理得的状态：你看这白花花的花米，倒在这里多可惜，也不嫌眼疼的慌！我给捞起来，送你小姨家去喂鸡。原来如此。她这样说，忽然让我想起一件事来。那天，乘车路过父母居住的小区，顺便进去看看，走时，她说要到小姨家去，问能不能搭一段路？上车时，她提了很沉的一包东西，软沓沓地，用塑料袋子裹得严严实实的，看她那遮掩、拘谨，分明是害怕我知晓的样子，就懒得多问。

母亲的脑海里，有太多关于饿肚子的印记。她说，生于民国几年的外爷，因为打牌赌博，年轻时就把祖上的家业输得所剩无几，分家时好好地好房都没有他的份儿，加上天灾人祸，日子越过越艰难。有一回暑假，母亲回到老家，想孝敬住在邻村的外婆，就从粮柜里舀了一升麦（五斤），挑水的时候放在水桶里，让我二娘给外婆送去。就这件事情，后来被她无数次提起：我现在咋都想不通，给我妈一点儿粮，为啥就不敢大大方方地给拿去呢，还要让别人悄悄地给捎？为啥只拿一升呢？我挣的钱，为啥就不敢大大方方地给我妈用呢？

□ 市直 谭波才 何媛媛

四、青铜器

距今约4000年，中国西北、中原、东北等地区掀起“青铜之风”，中华文明进入青铜时代。长江流域青铜器虽起步较晚，但至迟到商代晚期，出现与黄河流域相媲美的青铜文明。安康由于毗邻东秦岭、湖北铜绿山等铜矿带，以及盘龙城、三星堆等长江流域青铜器制造中心，不但拥有先天性的矿产资源优势，而且制铜时间早，在器形、纹饰等方面均受南方因素影响。一是在原料上，安康青铜器以本地及邻近铜矿为主，主要来自东秦岭南麓一线。近年来一些科研机构对秦始皇帝陵出土彩绘青铜水禽进行铅同位素及微量元素分析，并与山西中条山、江西瑞昌、铜岭、安徽铜陵、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以及秦岭山区的部分现代铜矿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该青铜器的矿源可能来自秦岭山区。二是在年代上，安康青铜器虽然目前发现主要为两周和秦汉时期，但至迟可追溯到龙山文化时期。在马家营遗址龙山文化时期2号墓1号人骨

(连载之四)

世相漫笔

遇到四季河与一个人

□ 汉滨 张朝林

说实话，旅游大半辈子的我在景区和酒店，连一支书写笔都没丢失过。可是，在游览岚皋县四季河、杨家院子的时候，却丢失一个包。哎！这个包里并没有丰厚的钱财，仅有咱们夫妇的身份证和几片急用药品。哎！保持着细心记录的我，被四季河打败啦！四季河啊！你怎能让我这么留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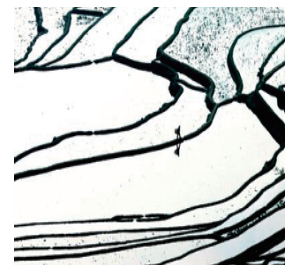
左墙挨着四季河，挨着一堆老柳树，右墙挨着高坎，一条斜的花路通往院子，这就是四季河上头的颐柳楼。那是石老师吗？”二楼上斜靠栏杆的一位汉子喊过来。“是啊，操老板，我们特地重游来啦！”昌林说，他的姓氏是曹操的操，让人浮想联翩。但见汉子通透明亮从楼房下来，拉住昌林的手，真诚的目光投过来。

回到县城酒店，还沉浸在四季河、杨家院的美景里，沉浸在操总甜蜜的盛情里，我一摸肩上的挎包，没了，惊得我“啊”一声，冷汗也爬出来。包里有我的降压药和重要的身份证件，证件一旦丢失，寸步难行。我赶忙在车里找，没有。经过

知往鉴今

耕牛的背影

□ 石泉 黄平安



曾几何时，耕牛是随处可见的。或在晚霞里，和牧人一道浴霞而归；或在草地上，低头贪吃细嫩的青草；或在田间，与农人共绘一幅春耕图……那个时候，水田要三犁三耙，田泥才会细腻，松软，肥沃。旱地也要精耕细作，即使是冬闲时节，也要将土地翻上一遍，才能松土增肥，还能冻死害虫和虫卵。这些，都得全靠耕牛来完成。毫不夸张地说，农家一年的收成和温饱，与耕牛息息相关。耕牛对于农家来说，是希望，是功臣，那份感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记忆中，岳父是种庄稼的好手，他家当时就养有一头大黄牛。他对这头耕牛的感情，比对自己的其他成员，有过之而无不及。农忙时，天刚露出鱼肚白，他就起床喂牛，只到把牛喂得饱了的，才肯牵牛下地干活。农闲时，他也早早起来，把心爱的牛赶到水草丰茂的山坡上，只到牛吃饱喝足才满意而归。下午吃罢午饭，他又放下手头上的农活把牛赶到了山坡上，让牛去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头牛被岳父照料得又肥又壮，干活相当给力。家里的三四亩田，十来亩地，有了这头牛的“神助”，耕作起来十分轻松。牛虽然有一些空闲时间，岳父

却很少将牛租借给他人使用，不是他吝啬，而是他太心痛牛，害怕别人为了赶农活，虐待了他的“宝贝”。万一哪家用他的牛，他有一个条件，他与牛一起去。他与牛都是好劳力，人们自愿乐意请这一强强组合来干活。但岳父也不会“有求必应”，说白了，还是怕牛累坏了。岳父和这头牛朝夕相处十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牛老到不能耕地的时候，有牛贩子要买去杀了卖肉赚钱，价钱也是相当诱人，家里的人都有些动心。可固执的岳父又不由分说，婉拒了牛贩子。这头牛最终老死在牛圈里。

稻谷翻金浪

□ 旬阳 吴有臣

故乡多山地，八山一水一分田。尽管水田非常稀少，但乡亲们仍然把它当自己的孩子一样侍弄。每年清明刚过，乡亲们就把谷种浸泡在水里，等到略微发白一点小芽，就把它们装进竹筐，下面铺一层树叶，上面盖一层薄褥，像经管才出生的婴儿一样，放在灶台上方，让灶台的余温促进它们快速生长。在谷种发芽的间隙，乡亲们就在附近选一块儿光照充足、水源便利的水田作为“芽子田”，平整、起垄、蓄水、追肥，等到谷芽长出一寸左右，就把它们均匀地撒在上边，让在芽子田里茁壮的生长。有时偶遇“倒春寒”，谷芽的成活率就相对偏低，这就不仅浪费了谷种，而且还延误了农时。乡亲们就绞尽脑汁、反复试验，来缩短各种发芽的时间，先用牛粪催芽，用地膜保温，但如果揭膜不及时，谷芽就会被“烧死”；后来就在田垄边建一座温棚，等春暖花开以后再把各种谷种在温棚里加热升温，等到谷芽全部变暖，外面的天气完全变暖，就把它们往芽子田里移栽。这时，不仅大人们忙得不可开交，就连七八岁的小孩儿也要上场，早晨天一亮，还在梦里的小孩儿就被大人叫醒，搬一个凳子放在田里，从早晨坐到天下午，把谷芽子一颗一颗的朝垄泥里移栽。一天下来，腰酸背疼不说，就连脚板都被泡出一层厚厚的白痂，像被福尔马林泡了一样。但一想到秋天金黄的稻子和香喷喷的米饭，再苦再累也变成了一种幸福。

插出来的秧苗既整齐又美观，是一副十分诱人的田园风景图。那时，白天插秧，晚上喝酒，给人干活是绝对不收钱的，只为了晚上酒场上的热闹，菜不管炒多少，酒一定要喝得尽兴圆满，满桌先来四个“门杯”，然后再相互见面对饮两盅，接着就划拳猜令，最后围在桌边的还要“放马”，什么“出门三大炮，回马坐二堂”之类的规矩都要带上，就是为了让输家多喝几盅，一喝就叫到半夜，兴致高涨时，还要唱几句带有野性的山歌。

“谷子抽穗，水要齐整。”这时，全村所有的男女老少都一起出动，聚集在田垄边，把水渠里的水引进田里，有时偶逢干旱，河水减少，大家仍然不挣不抢，秩序井然地从上游开始挨个儿灌溉，谁也不会有什么怨言。我记忆最深的是在我高考那年夏天，父亲突然生病住院，为了不让稻田缺水，我从学校跑回家，当我出现在田垄的那一瞬间，我激动得差点掉了眼泪；我们的水田处于下游，上游都还没开始灌溉，一大股清澈的泉水汨汨流进稻田。邻居看到我，生气地说：“马上就要高考了，你跑回来干啥？你现在的学习就跟我们是要收割庄稼是一样的，虎口夺食啊！我们村子好不容易出你这个秀才，你可一定要让我们失望！”他看我还在发呆，就安慰说：“你放心，只要你在校安心学习，你家的秧田绝对不会旱着！”那时，每天进城只有一趟班车，我就和孩子们一起在田垄边寻找黄鹌，作为晚上乡亲们下酒的佳肴。夜幕降临，每家都从屋子里端出一盘下酒的硬菜，围在秧田边，一边喝着白酒，一边照顾着水田，吃喝结束以后，就倒在水渠边，抬头望着天边的明月，欣赏着晶莹的繁星，听着那阵阵蛙鸣，吹着那徐徐的凉风，就是一种多么醉人的景象啊！

父亲当时虽然长年有病在身，但见牛被放成了这个样子，十分痛心，便下定决心，把放牛的担子接过来。他风雨无阻，每天准时上山放牛。为了为牛增加营养，他还经常拿出家里的玉米、酒糟等精饲料给牛“开小灶”。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这头牛又慢慢地恢复了活力，再现原有的雄风。

可是好景不长，一天下午，父亲把牛赶到山坡不久，忽然电光一闪，雷声大作，暴雨倾盆而下，父亲急忙把牛往回赶，行至一山崖下，一股泥石流倾泻而下，很快将牛埋进了泥石流中，父亲被泥石流的气浪冲击到河对岸，落在了树下，算是保住了一条性命。暴雨过后，父亲和邻居沿着河边寻找了好远，也没有发现黄牛的影子，可怜的黄牯牛完全被泥石流吞没了。父亲含着泪，把家里祭祖用的香蜡火钱找来，在泥石流边点上烧了起来，一边烧，一边念念有词。我回家后，父亲说起当时的情景，眼里含满了热泪，连声音也有些哽咽。年幼的我并不理解父亲，还在想起来，就很容易理解了，牛是父亲朝夕相处的伙伴，也是两人耕田种地的得力助手。痛失耕牛，无论是谁，都会伤心难过的。

也许，每一个农家，都有一段关于牛的故事；每一个农人，也都有一些关于牛的记忆。在老一辈人的心里，耕牛的地位是无法替代的。对于子孙，他们始终心存感恩，心怀敬畏。今天，虽然打工潮、城镇化、机械化等现代文明使我们渐渐远离了耕牛，但望着耕牛远去的背影，我们依然要心存感恩，因为，是耕牛哺育了我们的祖先，使人类得以生生不息；是耕牛推动了农耕文明，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面的稗子，虽然像茅草一样的谷叶不停地婆娑着大腿，给人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但内心仍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后来，政府号召集镇开发，公路沿线的稻田被集体征用，盖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部分水利设施也相应地遭到破坏，人们就干脆把秧田改成旱地，种着金黄的小麦和沉甸甸的玉米，只有一小部分靠近水源的地方还种着稻谷。每到插秧时节，父亲都会搬起一个凳子坐在村口，“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望着那变成旱地的水田发呆，似乎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那后来，一条高速公路从这里经过，保留下来的那一部分水田也变成了“梁场”，堆积着大量的水泥和沙子，每天在这里制作大量的桥梁。听不到蛙鸣，闻不到稻香，生活似乎失去了原本的乐感，对什么都感到半夜，兴致高涨时，还要唱几句带有野性的山歌。

春季受疫情影响，我又从城里回到故乡，在老家小住几天，就看到乡亲们找来几辆铲车，把睡在梁场里的水泥墩子全部铲走；又找来几台挖机，把那沉睡十多年的泥土又重新挖出。地貌基本恢复以后，乡亲们又忙忙碌碌地修筑堤坝，修整引水，没几天工夫，阔别二十多年的水田又重新回到眼前！

